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照亮未来
美丽河北
人文之美

河北省委宣传部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举办

淑阳故郡满河香

□王宏任

一

香河县，土肥水美、人勤且巧，地理位置优越，风光秀丽、物产丰饶，是真正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从通州逶迤南下的京杭大运河，在静静流向河西务的途中，有二十多公里纵穿河北香河地界，美丽多情的香河随着运河的浪花诞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这里处处有景，村村有典，步步有情。

香河周边四水交集，西运河、东沟河、南青龙湾、北箭杆河各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香河县距北京约五十公里，是真正的京畿明珠，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历史与文明。史书记载，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在此设淑阳郡，后属辽国，萧太后巡幸淑阳，在此地孙村往东一里左右遇到一条叫长沟的小河。时逢盛夏，河中叶碧莲红，微风拂过，馨香馥郁。萧太后对汉文化十分崇仰，看到“出淤泥而不染”的大片荷花，非常高兴，遂赐名“香河（荷）”。其意本一语双关，既指河水之香，又指荷花之香。

淑阳郡，淑者，善也，美也，柔也，和也；阳者，明也，亮也，朗也，强也。淑阳者，乃阳明清正磊落、光明雄强之地也。改革开放后，香河县找回这个美丽吉祥的名字，用其为自己的城关镇命名。

香河县，土肥水美、人勤且巧，地理位置优越，风光秀丽、物产丰饶，是真正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富庶的香河也因此成为众霸纷争的膏腴之地，人文历史丰富而厚重，多少闪光的人与事使这个小县威名远扬。

东汉，此地属幽州渔阳郡。《后汉书·张堪传》载：东汉初年，张堪任渔阳太守，征集民工，修渠导狐奴（今顺义东北）之水入雍奴县境（今香河县东），种稻八千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至今张堪在香河地区开垦的农场遗迹尚存，其开凿的大渠，称为白露河，渠南大村镇叫渠口镇，渠北村子叫北渠口，张堪督耕住过的小村叫渔阳院，渔阳院至今富足安详。

唐初，瓦岗寨名将罗成曾经在此卸甲献身，香河县至今有“卸甲庄”纪念这位“白袍勇将”。后唐高祖改郡为州，至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雍奴县为河北道幽州都督府之辖县。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东征高丽时，诸路陆军集于幽州，途经此地，留下安平镇、义井村等地名，并敕建大安寺。义井，唐初已有村落。传唐王遣薛仁贵征高丽至此，军马劳顿，乃掘井设石槽，水清且甘，足一军之用，故称此井为“义井”。天宝元年（742年），复设郡领县，雍奴县改称武清县，香河属范阳郡武清县地。

唐天祐二十年（923年）李存勖称帝，遂属后唐。当时香河县内有安头屯村，该村有一人名为李存孝，后为晋王李克用养子，十三太保之一。相传其父原为坟地一个石人，李存孝幼时怒将石人之头打落。待李成人后回家祭祖时，又用手捏石成泥，给无头石人重新安头，并拜父祭祀，故得村名“安头屯”。香河有孝名传焉。

二

这是无比珍贵的土地，历史的厚重与惨烈使每一粒泥土都像金子般贵重，每一粒泥土都饱含着诗情与哲理。

香河，是一块富饶的土地，也是多灾多难的土地，踏在哪块热土上，脚下都可能有前代名人的骨殖与血汗，或者英烈与敌人殊死搏斗的遗痕。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掳宋徽宗北上，于香河刘宋镇境内留住，得名“留宋”，后改刘宋。宋徽宗赵佶的俘虏队伍到达刘宋之时，正是北方杏花盛开之际，作为宋国之君，全没了昔日赏[illegible]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此词触景生情，写得极为委婉凄凉，描写了杏花被无情风雨摧残而伤感愁苦。身在天涯，好梦难成，这真是一位帝王的末路苍凉。

一个小村落，曾有宋朝皇帝留住过，他泪眼婆娑，回首瞻望，不知是想留在这宋朝还是无奈绝别。

北宋初年，香河一带曾一度成为宋朝北边境。杨家将率兵北上抗辽之时，曾在此地屯兵教练，特筑了一个大高台，方圆数十丈，高数丈，上面可用作点将发兵，又可用作指挥操练的令台，因此人称点将台。宋太宗赵炅御驾亲征来到北疆，在刘宋设立大本营。战斗胜利后，特在此台上庆功封将，并封此台为“庆功台”，今天有村名“庆功台”，即其遗址。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县志载：杨老令公骨殖葬于县城南[illegible]考证是葬于本县[illegible]建成景点。[illegible]发展为香河县的[illegible]和“点将台”，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景点。然而，让它在当今时代声名远播的却是家具产业，这里有远近驰名的家具一条街。而那万亩荷塘已经成为享誉京津及周边地区的“北国江南”，每逢夏季，游人如织。

香河素有“首都之门户、漕运之咽喉”的美誉，源于其境内的大运河。香河的大运河属北运河，是南粮北调的重要漕运通道、帝都运粮的必经之路，被称为京杭大运河的咽喉。历经岁月的洗礼，香河境内的北运河留下众多历史遗存，其最有名者当首推金门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于北运河与青龙湾减河交汇处建造石闸一座，乾隆赐名“金门闸”，亲笔题诗一首《御题金门闸》：“金门一尺落低均，疏浚引河宣涨沦。通策略同捷地闸，大都去害贵抽薪。”清代金门闸现存南、北两处闸台，红庙金门闸的营建是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反映，闸的设计、选址、取材与施工均体现出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较高的科学性、先进性。

香河北运河上的桨声帆影虽已远去，与运河文化息息相关的安头屯中幡却得以代代传承。咸丰元年（1851年），曾敕封安头屯中幡为“重兴老会”，咸丰帝御书幡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真是一片无比珍贵的土地啊。历史的厚重与惨烈，使这里每一粒泥土都像金子般贵重，每一粒泥土都饱含着诗情与哲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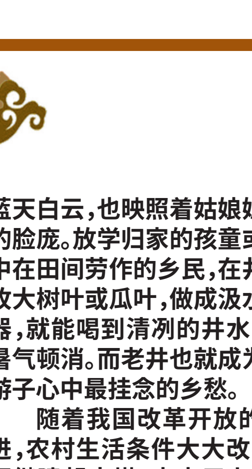
香河文庙

北运河金门闸遗址

三

历史上的香河作为北国的围墙和战场，保护着南方地区的繁荣发展，它是悲凉沧桑的所在。但是，在这悲凉沧桑的历史长河中也涌现出了众多闪光的人物，讲述着属于这片土地的辉煌。

香河古称淑阳郡，地理位置优越，人杰地灵，物产丰饶。历史上的香河，是众霸纷争的膏腴之地，拥有着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多少闪光的人与事，使这个小县城威名远扬。


香城村古银杏树

古代曾有不少文人墨客、官吏名士到香河一览胜景，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香河县古有淑阳八景之说：一曰玄武雄镇；二曰文笔干霄；三曰古渡春荫；四曰百湾秋月；五曰东寺晓钟；六曰西河霄鼓，七曰莲沼风香，八曰薄池雨雾。良景怡情，可惜均毁于历代战乱，无迹可寻，只能以文字冥想。

古渡春荫，说的是位于县城西约五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畔王家铺，乃元朝往大都港运粮必经之地，此处两岸十里烟柳，甚为可观。西河霄鼓，是说香河县城西约五公里处的运河，每当官船过往之时，必然停棹倚岸，岸上鼓声齐鸣，到了夜晚灯火辉煌、交易繁华热闹。

而今的香河，靓丽淡雅、风情万种。安平“第一城”再现了老北京当年风采；国华影视基地呈现人间百态；运河生态公园绵延数里风光旖旎。香河城四纵四横的棋盘形街道更是别有韵味，每个街角，都是街心公园，供来往人们驻游、休息、思索……

历史上的香河作为北国的围墙和战场，保护着南方地区的繁荣发展，它是悲凉沧桑的所在。但是，在这悲凉沧桑的历史长河中也涌现出了众多闪光的人物，讲述着属于这片土地的辉煌——

清代名吏袁懋功（1612年－1671年），34岁考取进士，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户部右侍郎、山东巡抚等职。康熙十年（1671年），袁懋功病逝。

电学先驱石永澄（生卒不详），刘宋北务屯人，香港大学教授，他于1919年著《静电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销售全国，影响很大，应当属于电学先驱者。

武术家张策（1866年－1934年）亦为习武者所推崇，原香河县马神庙村人（今属天津市武清区），自幼习练家传戳脚、二郎拳、黑虎拳等拳术，创编了“五行通臂拳”。因张策经常穿着十多公斤重的铁鞋练功，故被武术界誉为“臂圣”“铁鞋”，被民间誉为“东方大侠”。

京剧名家郝寿臣（1886年－1961年），原名万通，年幼时学唱皮影戏，后拜师李连仲正式学习架子花脸，二十三岁加入北京三乐社科班，之后开创了“架子花脸铜锤唱”的艺术风格特色。

金针王乐亭（1895年－1984年），名金辉，十多岁时，偶然学到用六寸银针治疗淋巴结核的秘诀，获英国医学博士学位。他是全国近现代最著名的老中医、针灸专家之一。

香河是英雄的土地，诞生过不少革命英烈。如革命烈士王少奇(1912年－1944年)就是河北香河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反帝大同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后任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长。1944年10月，与日寇战斗时牺牲于丰润县，年仅32岁。还有革命英雄陈然（1923年－1949年），原名陈崇德，香河县原城关镇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并负责《挺进报》的秘密印刷工作。1948年4月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写下了不朽的《我的“自白”书》诗篇，曾收录入小学《语文》课本。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刑场壮烈牺牲，年仅26岁，后成为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中成岗的原型。

除了文化名人众多，香河的能工巧匠也不少。建筑上的瓦工、木工，石雕、砖刻的精巧手艺人，香河家具、花丝镶嵌等出色制作者，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安厚斋（1861年－1946年），蒋辛屯镇岭子村人，他在景泰蓝工艺基础上，创出新烧制法，名为宝华蓝，制作的各种奖章、炉、瓶、钟、鼎等精美绝伦，驰名中外，填补了中国工艺品制造上的一项空白。

孟继康，大沙务村人。二十世纪初期，从卖冰糖葫芦中受到启发，创制出夏天不粘不化的冰糖块，添加各种鲜果汁、色素及香精等，制成甘香爽口、形状各异、包装精美的水果糖，并于1930年前后在北京创建“华记”糖坊。后又在上海八仙桥建“华记”分号，相继在桂州、汉口、重庆等南方城市设立分店，一时在全国二十六个城市建店建厂，与同是香河人的周文山开创的“老茂生”水果糖，成了红极一时的名牌产品，行销全国，还出口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及东南亚各国。

回望历史，香河经历过幽州烽火的蒸烤，受到过渔阳战鼓的惊扰，也产生过无数英杰。如今，这个33万多人的小县，年财政收入达到近70亿元，延续着它的历史底蕴与社会发展传奇。我爱这片曾经苦难多灾的土地，我更爱这里不畏挫折苦难、顽强坚韧的父老乡亲。

（本文图片由周景峰提供）

网络空间不是侵[illegible]『乐土』

□吴学安

国家版权局日前通报，“剑网2018”专项行动短视频平台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15家短视频平台共下架删除涉嫌侵权盗版短视频作品57万部。通过一个多月的整改，短视频版权保护环境取得显著改善。15家重点短视频平台企业认真开展自查，严格清理侵权盗版账号[illegible]月8日《法制日报》）。

从2006年开始风行的网络视频，一直都在盗版与反盗版的博弈中前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高速网络的普及，视频正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展现形式。有数据显示，早在2016年，视频流量就已占到全球互联网总流量的86%。在这巨大的流量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机。对于视频产业来说，最大的软肋是盗版，制作方辛辛苦苦生产的视频内容，可以顷刻间因为盗版导致的大量下载而变成“免费的午餐”。如何防止视频盗版，成为网络世界面临的最棘手问题。

最新影视大片上映后，不少人都会选择去影院观赏，或者等购买版权的电视台及视频网站播出。但有一部分“吃瓜群众”往往会在一些侵权盗版网上观看。看似捡了“便宜”，但此举却损害了制作人和花费大量资金购买版权的视频平台乃至影视行业的良性发展。

相比快播软件，如今逐渐流行的网盘、个人云储存，集成了离线下载、在线点播等多项功能，无疑是快播的一种变种。加上用户间上传资源实现集体共享，或将成下一个盗版视频栖息的温床，而网盘具有私密性，个人储存行为很难断定是否触犯法律，因此，网盘和硬盘是否同一概念，还需要法律来厘定。目前，国内盗版侵权类案件很大一部分是互联网主动复制传播侵权案件，不过整体的发生率比此前有所降低，这主要得益于执法机关这两年的专项行动和对盗版侵权类案件进行严厉查处，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有效震慑，同时网民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在逐渐增强。

都说“免费”是互联网的利器，有些不良企业就靠免费打天下，使得正规杀毒软件企业都没了容身之地。视频网站也是如此，要是不借用最新大片打擦边球，似乎都无法做口碑营销。一直以来，盗版成本低成为网络视频侵权猖獗的罪魁祸首，即使是涉及热门版权内容的侵权，赔付金额也普遍在10万元左右，而此前凤凰视频诉PPTV聚力盗播获赔171.49万元一案却不免令业界一振。不过现在罚款已经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头的整改，让行业生态健康起来。

实践证明，不尊重知识产权，最终会导致整体原创乏力，“劣币驱逐良币”，产业发展将难以正常发展。近年来，中国视频行业自律意识、规则意识开始觉醒。早在2013年11月，被视为中国网络视频行业正规军团的优酷土豆、搜狐视频、腾讯视频等发起成立“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随着打击网络盗版深入，一家家依靠盗版起家的互联网企业先后被治理，使得知识产权价值得以彰显，而要彻底根除网络视频盗版则需要疏堵结合，对症下药。一方面，要满足数亿网民对网络视频娱乐的需求，需要通过规模化效应和创新盈利模式，不断降低用户观看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强行业自律和建立打击惩治的长效机制，将盗版视频网站逐出市场。更为重要的是，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及时跟进，不失时机地挤压行业发展的灰色空间。

世说新语

雄安乡愁

老　井

水是生命之源，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时刻离不开水的滋养，而水井可谓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人类聚集生存的地方，若非紧邻河流湖泊等水源，即要掘井取水。

雄安新区历史上水资源丰沛，水质极佳。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水井遍布这里的村庄和田间，甚至生活殷实的人家会拥有自家的水井。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容城午方遗址，发现了一口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水井，并出土陶罐等汲水器。这是我国迄今所知保存最完好、历史最悠久的古井之一。

这些老水井大多开挖在村庄的中心地带，为全村人畜提供着生命的滋养，有的水井灌溉着千亩良田。井台周边往往成为村民们聊天议事的会客厅，井水清浅，映照着蓝天白云，也映照着姑娘媳妇俊俏的脸庞。放学归家的孩童或是酷暑中在田间劳作的乡民，在井边摘一枚大树叶或瓜叶，做成汲水的小容器，就能喝到清冽的井水，疲劳和暑气顿消。而老井也就成为每一位游子心中最挂念的乡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农村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各村相继建起水塔，家家用上自来水。再加上地下水位逐年降低，白洋淀一带的水井多已干枯，部分老井完成了它们千百年来的历史使命。大多老井被村民填埋或封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鉴于白洋淀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先民挖井的技术等制约，雄安的老井一般使用年代不太久，许多已坍塌淤埋地下，或仅留美丽的传说。如安新郭里口村的康熙井等。我们在雄安新区乡愁遗存调查中，按照“有迹可循”的原则，共登记老井20多口，最早的约有500年的历史，而大多为明清以后所建，井壁基本为砖砌，少部分老井的井口被水泥板等覆盖。

在容城县贾光村保存着一口明代古井。相传十六世纪初，被誉为“容城三贤”之一的孙奇逢的祖父，在搬离贾光村前为造福桑梓，植槐凿井。如今，古槐已有几人合抱之围，原古井旁曾有石碑一通，后遗失。古井老槐相伴生，已成为贾光村民对孙奇逢及其祖上最好的纪念。

神泉古井，位于雄县葛各庄村大街。该井建于清代，现存井深约20米，井口直径1.5米，井壁由灰砖砌筑，井水虽早已干枯，老井依旧被村民悉心看护。为免遭破损，村民在老井四周建起2米高的砖墙，仅留一出口便于维护。

铜井，为鄚州三宝之一，凿井的年代不详。该井于上世纪鄚州村镇道路建设中被封存，井口直径约20厘米，由一整块白色的大理石雕凿而成，小井口，大井肚儿。据当地老人讲，铜井一直是一眼枯井，井虽深，但即便大涝之年，井里也不存一滴水。人们之所以将其称为“铜井”，是因为从井口丢一枚石子下去，会听到敲击铜器的回声。

在安新大王村西头有一口古井，大约有200年的历史。其西紧邻一干涸水坑。据在井边居住的老人讲，此井井水甘甜，远近闻名，就在二三十年前，从安新到雄县做白洋淀鱼虾生意的小商贩们，每经此地，总要绕道而来，掬一捧井水解渴，还要带回一壶井水与家人分享。从老人对井水的赞叹之中，可以看出这口老井曾经的荣耀。

容城沟西村古井

老井，往往与村民生活相依，与村庄发展同步，与农耕文明相连，真实见证了乡村的发展和繁荣。（刘洁　图/文）

电邮：hbrbwhzk@163.com